



思想者营地

说话宜慎

刘立新

孔子说：“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胡适在一次宴会中遇到长他十几岁的齐如山先生，没话找话说：“齐先生，我看你活到九十岁决无问题。”齐先生愣了一下说：“我倒有个故事，有一位矍铄老叟，人家恭维他可以活到一百岁。老叟忿然作色曰：‘我又不吃你的饭，你为什么限制我的寿数？’”素来善于言词的胡先生知道自己说溜了嘴，急忙道歉：“我说错了话。”

鲁迅先生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时抱孩子给客人看。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于是得到一番感谢。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于是收回几句恭维。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于是遭到一顿痛打。后一位客人说的即使是必然，但在这种场合说那样的话显然是不合适的。

有些话虽然对自己没有好处，但对别人有好处，这样的话解人之难，但说无妨。齐景公喜欢捕鸟，命令烛邹管理鸟，但是鸟逃跑了。齐景公十分生气，下诏让官员杀掉他。晏子请求让他陈述为什么要杀烛邹的理由再执法，齐景公同意了。晏子声色厉地斥：“你知道吗？烛邹你为吾王管鸟，却把鸟管飞了，罪也该死。因为鸟飞了，害得吾王生气，为了鸟的缘故开了杀戒，罪也该死。杀了你倒还罢了，可在诸侯间都以为吾王重鸟而轻人，造成极坏影响，罪更该死。”齐景公听后说：“勿杀，寡人闻命矣！”便收回成命。晏子这一番话他自己并没得到什么好处，但却救了烛邹的性命。

《清稗类钞》记载：“纪文达体肥而畏暑，夏日汗流浹背，衣尽湿。时入直南书房，每出，至值庐，即脱衣纳凉，久之而后出。高宗闻内监言，知其如此，某日欲有以戏之。会纪与同僚数人，方皆赤身谈笑，忽高宗自内出，皆仓皇披衣。纪又短视，高宗至其前，始见之。时已不及着衣，亟伏御座下，喘息不敢动。高宗坐二小时不去，亦不言。纪以酷热不能耐，伸首外窥，问曰：‘老头子去耶？’高宗笑，诸人亦笑。高宗曰：‘纪昀无礼，何出此轻薄之语，有说则可，无说则杀。’纪曰：‘臣未衣。’高宗乃命内监代衣之，匍匐于地。高宗厉声继问‘老头子’三字何解。纪从容免冠顿首谢曰：‘万寿无疆之为老，顶天立地之为头，父天母地之为子。’高宗乃悦。”纪晓岚能言善辩，伶牙利齿，方才解除了自己的困境。

(上接2版)

2月下旬，我们收治了一位八旬老太。她患有“老年痴呆症”，病情十分严重，无法正常进食，却怎么都不同意插胃管，也拒绝接受治疗。我们不得不像哄孩子一样逗她开心，悄悄地用了一点镇静剂，然后给她插了胃管，但非常担心她清醒后拔除这个生命通道。第二天早晨我进隔离区，没看到老人，着急了：“人呢？你们怎么照护的？”护士长笑着指向我背后：“在走廊晒太阳呢。”我回过头，看见温和的阳光下，老人正舒适地坐在椅子上，胃管依旧完好。我忍不住笑出了声。后来老人也在我们的精心救治下治愈出院了。

可以说，在这次战“疫”中，每一个重症患者的救治都有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也几乎都有一个柳暗花明的结局。每当看到患者平安地与家属相见，我就会庆幸我们在困境时的坚守，庆幸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全力以赴去治愈的执着与坚持。

我们为什么要奔跑？

在这两个月里，我记不清自己多少次奔跑在抢救病人的路上。有时候是患者突然病情恶化了，有时候是救治时突发意外了，有时候是赶赴一场紧急会诊。

2月中旬，一位危重高龄患者在拔除呼吸机插管后，血氧饱和度直线下降。二级防护下本应等待喷洒消毒后才能进去，但情况危急，我本能地一个箭步冲进病房，快速启动和调整设备，避免了一场悲剧发生；一次，一名危重患者病情急速变化，血压突然下降，护士长打电话告知后，我和简浩刚吃第一口饭，就抓起电话边指挥边一路狂奔冲向隔离区，最终赢得了最佳抢救时机，患者转危为安。

我的战友们也都和我一样，常常为治愈患者奋不顾身、争分夺秒。他们为节省隔离服，可以8个小时不喝水、不排尿；为照料患者，可以错过三餐时间；为了集中救治，可以忍受长时间与家人分离。我们只顾向前奔跑，忘记了感染风险，忘记了亲人朋友，却唯独记得自己是一名人民医生。

医生覃海邵突发“尿路结石肾绞痛”，本应休息几天后再战斗。他却说：“人手紧，任务重，我退场了，其他人就需承担更多的风险和劳动。”

邓定发、王晓珊等同志作为第一批进驻隔离区的战士，到了休整期，却以“病人情况非常熟悉了，身体还扛得住”为由，坚守战场。

高强度救治、身着厚重的防护装备，我们科室的护理姐妹们每次协助抢救出来全身湿透，但他们从来没有喊过苦叫过累。

疫情终将消退。但只要百姓仍有病痛之苦，我们医护人员的战斗便永不会停止。

诗缘广结说双清

刘宝田

三

双清亭诗，自主持元性僧之后，吟咏迭出，车大任就有四首。他的《邵阳八景诗》中就有《双江秋月》：“郭远双津合，天空片云浮。银河通下界，素魄落中流。蟾兔疑沾湿，鱼龙看出游。清光与澄碧，同泻万年秋。”开首两句，低头点题，仰视望月。后六句写“秋月”，雅士高风。水中月，与银河同流。湿漉漉的，朦胧澄澈，晶莹剔透。鱼龙为了看月，浮游到水上来了。上下清光，茫茫澄碧，静静流泻着亿万年的秋韵。洗尽庙堂肃穆、繁华气息，一派山容的幽静、冲淡之色。

还有三首都是与人游亭之作。一首是《同宋明麓、甘昆原、曹南麓、唐元宇、高吉轩登双清亭》：“白苹凉露楚江东，临水看山中。双棹正逢溪水合，百钱何惜杖头空。秋生花树葳蕤后，人在楼台掩霭中。明日分携南北去，不知何处听征鸿。”诗并未写亭景，而是叙同僚聚合之情。巾，冠的一种，横披于头。舄，鞋的一种，木底。冠履相同，同类人也。“百钱”句，指不惜酒钱。蒲松龄《聊斋志异·丐仙》：“且君杖头空虚，亦不敢烦作东道主。”陆游《对酒戏作》：“杖头高挂百青铜，小立旗亭满袖风。”掩霭，昏暗的雾气，荫蔽之意。同道一聚，何妨一醉。人生像秋天花树一样，繁盛之后，便是荫蔽凋零。何况明日我们就要各奔南北，不知到哪里打听诸位远行的消息呢。聚而将别，选当地名胜一游，饮酒饯别，人之常情，古之常俗。

还有两首，也是写与同僚登亭饮酒的，题为《方明府招同曹刘二侍御、张杨二宪副、何进士双饮清亭二首》。其一云：“磴道

岑楼高复深，喜同召父共登临。总偕鹤鹭青霄侣，一听琅玕白雪音。老树霜浓添劲色，清江雪净洗烦襟。声传钟磬山常寂，何处沧浪孺子吟。”西汉召信臣和东汉杜诗，相继为南阳太守，皆能为民兴利。民谣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皆为对太守的褒称，此指方明府。鹤鹭，群鸟依序，因以喻朝官班行。琅玕，玉石，比喻“青云侣”之高雅的话语。后四句全是自谦之词，听了诸位的高论，我像霜浓时节的老树添了劲色，又像清江的澄洁洗去了胸中的烦愁，犹如寂静山林钟磬传鸣，发人深省，深受教益。此应酬诗，不可过于认真。

其二云：“萍踪聚散逐征鞍，何似云林结所欢。夜煎兰膏仍待月，身披鹤氅不知寒。一时酒乘佳兴，千古江山自郁盘。烟树茫茫回舸艇，乾坤输尔水云宽。”兰膏，泽兰油脂蜡烛。吟风弄月，诗酒江山，悠游渔樵。自由自在的一片水云，胜过奔逐辛勤的偌大乾坤。看破尘俗，此过来人真性情矣。

四

明末，有武冈人邓祥麟者，官居岷藩长史。明亡，于新宁石田鹤峰山下结庵隐居，人品高洁。其《游双清亭》曰：“二水分流绕碧山，孤亭坐对六亭间。拳撑怪石披云褶，眼洗空江抱月湾。修竹入筵环佩响，老松横槛羽衣斑。何入物色昭陵胜，诗句惊人满座寒。”叙述了亭的方位、环境，描写了亭下石矶和放眼瞭望的景状。然后，由远而近，写亭中活动、亭边风物。最后，叹亭之胜景，诗之惊人。修竹入筵，友朋满座，而且以“惊人”称诗，当然不会是自己的作品，定是有同游者。江湖野鹤、世外闲人一起游亭、赏景、饮酒、吟诗，只说风情，不

言俗事。但是从“惊人”诗句令“满座”皆“寒”来看，亦未免能完全超脱尘俗，了却人间不快之情。末世炎凉，不想直道、不能直道而已。

在这一点上，东山先生的双清诗似乎有共通之趣。东山先生者，杨廷芳也，明英宗天顺四年(1460)进士，授大理寺评事，转寺正，出为贵州按察司佥事。仕二载，引疾归，讲学东山书院，世称东山先生。家居贫甚，太守石凤尝分俸贍之。鄞县张文定公邦奇，时为提学副使，赠诗曰：“东山山人南极星，九十朝朝读五经。不可昭陵无此老，即看使者谒明廷。寻常偃室自春草，潦倒陶园空酒瓶。石家太守清如水，月俸平分重可铭。”佥事之风清与太守之德贤俱可见也。

杨廷芳有《双清亭二首》，其一云：“幽亭高耸镇丹崖，崖下幽幽二水来。两岸山光摇剑戟，一潭波影浸楼台。望穷青草湖边景，隔断黄茅岭外埃。乘兴更喜梅花意，瘦影纵横伴月辉。”一幅幅画景由近推远：亭耸丹崖，水回幽潭，岸山排列，波映楼台。极目远望，隔断俗尘。至静至幽、至清至洁，更有梅花助兴，夜不思归。梅瘦人亦瘦，月辉下影亦瘦，随意纵横。清奇洒脱，有化外情。

其二云：“石壁撑空水阁幽，两江倾向一潭收。澄波倒浸千章森，素练平拖万顷秋。纓冕无尘休洗濯，江山有景且夷犹。源头闻道通银汉，或可乘槎看斗牛。”前四句写景，清明净；后四句议论，风高节雅。纓冕，仕宦的代称。夷犹，从容不迫。仕宦不沾俗尘，毋须濯洗；良辰美景，心中坦然，从容不迫欣赏吧。结尾乘势而上，不染尘俗，清心明性，或者可以乘槎浮于斗牛之间，挟飞仙以遨游。诗如其人也。

枝头春意

罗唐进 摄

品茗谈文

《郑氏丛刻》润古城

张东吾

邵阳文史专家、书法家涂玉书先生曾在《邵阳的雕版业》中，对古代邵阳地区的私刻、坊刻书业进行了详细介绍，但对官刻书籍却很少提及。近日，笔者在翻阅《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丛书汇刊》时，偶然发现其中竟有曾在宝庆政治文化生活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官刻书籍《郑氏丛刻》。

《郑氏丛刻》由清代宝庆知府郑之侨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刻制而成。据卢家彬《郑之侨治邵事迹探论》记载，郑之侨在宝庆知府任上长达九年，治民事、革陋习，治苗务、行仁政，兴书院、育人才，纂方志、各文献，撰农书、劝耕织，政绩口碑俱佳。道光年间的《宝庆府志》对郑之侨评价颇高。

《郑氏丛刻》收有《濂溪书院兴学编》《濂溪书院劝学编》《四礼翼初稿》《四礼翼》《农桑易知录》等书籍5种15卷，因《四礼翼初稿》中附有《朱子家礼》，因此又有收书6种之说。《濂溪书院兴学编》由郑之侨的受业门人同辑，仁

和汪元进作序，计1卷，按照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词五种体裁，载有洪开选、车闲、周思仁、汤永兴、严安儒等25位诗人的近30篇诗词作品。《濂溪书院劝学编》由郑之侨编辑，有卷首和6卷正文，卷首为上谕六条，卷一为周子的《太极图》《通书》、程子的《四箴》、朱子的《自定读书法》《白鹿洞规》，卷二为朱子的《特祀濂溪先生记》、魏了翁的《周元公祠堂记》、杨万里的《邵阳希濂堂记》、廖道南的《谒周元公祠略记》、陶珙的《重修爱莲池四先生祠记》，卷三为郑之侨撰写的《合祀二程子于濂溪书院议》《新建书院记》《爱莲说辨》《诸生告语》，卷四为郑之侨集撰的《学规说》《戒诸生八则》《举业八则》，卷五为郑之侨集撰的《警语》，卷六为王湘撰拟的《详明清厘书院田租》和郑之侨撰拟的《稟请赴属考试节省诸童盘费以建书院并置膏火》《详书院田租仍归县管》《禁约》和《田租志》。《四礼翼初稿》《四礼翼》是明代大臣宋纘、

思想家吕坤根据《朱子家礼》加以发挥的著作，其中《四礼翼初稿》4卷，《四礼翼》1卷，主要用于教导人们如何遵规守礼。《农桑易知录》是郑之侨撰著的一部农学著作，分为3卷，卷一为《农务事宜》，卷二为《农桑事宜》，卷三为《农桑善后事宜》。封面有“本衙藏版”的标识，“本衙”即宝庆府衙，表明其为官刻文献无疑。

《郑氏丛刻》之中，《濂溪书院兴学编》《濂溪书院劝学编》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史学价值，特别是《濂溪书院兴学编》中收录的诗文，为《沅湘耆旧集》《湘雅揄残》等湖湘诗学典籍提供了有益补充。《四礼翼初稿》《四礼翼》宣传了儒家的价值观，对于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仍然具有借鉴意义。而《农桑易知录》系统总结了我国古代的农学成就，以浅显通俗著称，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农学著作。

郑之侨编印《濂溪书院兴学编》，显然是濂溪书院落成后的纪盛之举，而编印《濂溪书院劝

学编》则是规范濂溪书院教学管理的需要。那他又为什么要同时编印《农桑易知录》和《四礼翼初稿》《四礼翼》呢？

近年来，华南农业大学研究人员在探访郑之侨故居时，发现了郑之侨的墓志铭，这才揭开了谜底。碑铭中提到郑之侨针对邵阳地区迷信师巫的风俗，“严示禁抑，采徽国公家礼(即《朱子家礼》，朱熹被追封为徽国公)数条，家喻户晓，敦切再三，俗丕变”；针对城步长安营一带苗民不懂耕种，所种官田“不敷日食，时复骚动，肆劫夺”的情形，施以训化，“彼不知耕种，教之农桑；不知诗书，教之章句”。

由此可知，郑之侨刻印《四礼翼初稿》《四礼翼》，再如他在再版序言中说的那样，旨在“正伦理、笃恩义、厚风俗”，培育人才。而郑之侨刻印《农桑易知录》则是为了缓和和解决民族矛盾，促进农业生产，促进社会稳定，“俾山村僻壤习之而好之，好之而业盛，业盛则天下同风”。

《郑氏丛刻》无疑丰富了邵阳的文化底蕴，至今仍在润泽着这一方热土。

(张东吾，新邵县人，有作品入选《原上草》《芙蓉国》《芙蓉花开》《礼赞人防》等多种选本)